

恍若情人

洪峰

继《苦界》、《中年底线》后
著名作家

洪峰

又一畅销力作

恍若情人

内容惊世骇俗
迄今为止作者对情爱 and 人性
最真实的解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恍若情人

洪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恍若情人/洪峰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99-2516-5

I.恍... II.洪...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3720号

书名 恍若情人

著者 洪 峰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闻 一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装帧设计 书衣坊·朱赢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本 652×960毫米 1/16

印张 20.5

版次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516-5

定价 2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旧约全书·利未记》

韩非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出了这种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会花这么多的精力再加上物力财力，甚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干下去。或许会吧？庆幸这只是假设，无论怎么讲，他都不希望这种事重复产生在和自己相关的生活里。活得已经够吃力的了。

韩非很担心小妮这孩子已经不存在了。

这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容易活下去的时代，但如果你努力让自己不普通，结果就很难说了。小妮就是那种努力让自己与众不同的姑娘，她似乎一生长下来就想着怎么不同凡响。韩非曾经很欣赏小妮的这种努力，但现在他开始担心她在某一天作为活人已经不存在了。

韩非在寻找小妮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他毕竟和普通人有那么一点区别，这使他得到的帮助相对要多一些。当然了，走在街上和睡觉时他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不普通只是因为想法多些，还有特别的生存技能。韩非在辽宁省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了解到这种事情，从二〇〇四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日，有四十六名姑

娘被列入了失踪名单。这些姑娘都是外地人，这个外地人的含义是没有辽宁省北部的，最近的也是来自辽西或者吉林省中部。你大约猜着了，这都是一些不愿意做普通人的姑娘。她们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做特别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受法律的保护。准确些讲，法律要收拾她们，一些恶人也要收拾她们。不在这里细讲姑娘们失踪的原因，你猜得着为什么。

“很难找到她们。”韩非的朋友说。他是这个城市刑警队的政委，喜欢写一些法制文学。法制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独创名词，大意是写和法律刑事案件有关的故事，符合主旋律，也容易得“五个一”工程奖。政委还没有得奖，但有一天天接近的趋势。他说：“找到了几个，都给人杀了。情形好的是具整尸，情形差的找着脑袋找不着腿，找着胳膊找不着脑袋。”他很平静地看着韩非，“你想看看吗？”看见韩非很惊恐的样子，他连忙补充说：“只看看照片。”

韩非不想回忆看照片时的感受，对谁都不会很舒服。他想努力忘掉照片上的东西，但很难。他一连几天吃饭都困难，总想呕吐。他也没有把了解到的事情讲给小韩听，她已经快崩溃了，听了这些可就真该疯了。

韩非和小韩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这个女人四十几岁还有一张保养得非常年轻的脸。和她走在一起，韩非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老头子。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韩非很愿意和她一起逛街或者下饭馆，更愿意别人把他们看成两口子。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不大不小的秘密，有秘密就意味着有特殊的乐趣。

估计还有几个男人和他的情形相近，除了同学还有小韩如今的同事或者上级。在小韩工作的中文系，愿意和小韩一同走路的中年人至少有三个。两个是当年的同学，一个不是当年的同学，是小韩的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博导姓贾，和贾宝玉同宗，叫贾文玉，贾博导有事无事会给小韩打电话，和一个普通教师讨论科研和教学有点不同寻常。韩教师肯

定理解这种不同寻常,要知道读大学时的小韩就是在这种不同寻常里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韩也一直努力做不普通的人。还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妮秉承了她母亲血液中的某些东西,只不过时代给她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诱因。当然,这不是故事的真正开始。

小妮刚刚十五岁,要找到她相对困难些。这是指相对于那些有身份证的人,没有身份证的小妮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她大约会和许多未成年少女一样用偷来的拣来的或者借来的身份证去做些事情,也就是办一个城市暂住证,然后或者打工或者做非法的事情。

韩非还是没有把这个推断告诉小韩,她不肯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干那种事。小韩的家教非常正规和严厉,离婚之后的小韩更加注意对女儿的管束。她只是不知道越是管束严厉的环境里越容易产生出叛徒来。应该说小妮就是一个标准的叛徒,她不告而别,不仅仅让妈妈着急,还要让妈妈的同学也着急,害得别人到处乱跑着寻找她的下落。

好了,故事现在可以开始了。

第一章

强沙尘暴“尘埃落定”

本报综合消息 从上周初起,由西向东横扫中国北部的强沙尘暴现在基本“尘埃落定”。据测量,这场自 1995 年以来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沙尘天气仅在北京就降下 3 万吨沙尘。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沙尘暴研究项目组刚刚得出的结论,周三北京受到沙尘暴袭击时,每平方米的降土量达到 29 克。以总量和人口数计算,差不多每个居民收到了超过 2 公斤来自远方的沙土。

专家指出,由于暖冬、干旱、土地沙化趋势加剧等原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沙尘暴还将频频造访中国北方。影响中国北部特别是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通常有三条传输途径,即从内蒙古二连浩特、浑善达克沙地,经张家口、宣化到北京的北路;从阿拉善中蒙边境经河西走廊、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到北京的西北路;和从新疆哈密经河西走廊、西安、太原到北京的西路。这次首先发生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沙尘暴同时经三路向东,并在沿路沙尘源区得到不断加强,其强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为近十几年来所罕见。

面对公众“沙尘暴何时能得到根治”的疑问,生态环境专家说,沙尘天气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全球气候不发生重大改变,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但治理土地沙化能够降低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政府部门要加强生态环境意识,在决策过程中能充分考虑环境问题,根据当地环境状况采取自然恢复和人为建设并重的手段,真正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韩非不是刑事警察也不是私家侦探，只是比别人多一些全国山河到处跑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他在全各地都有一些全国山河到处跑的朋友，这些人和他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当他们手里有小妮的照片时，往往比公安局发的那种通缉令还要有效率。后来，朋友们都没有乐观的消息传来。这中间用去了大约两个月时间，小韩真的快要疯了。也是这期间，小韩的前夫从英国发回“伊妹儿”，要小韩同意让小妮高中毕业后去英格兰读书，他想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小韩没有把女儿离家出走的事告诉前夫，她回“伊妹儿”说这事以后再考虑，小妮并不想这么早就离开祖国，做母亲的也舍不得。“她应该先把中国化学学好。”小韩说。

两个人讨论到最后不能统一思想，他们从结婚到离婚大概只有两件事统一了思想：生孩子和离婚。

老梁，也就是小韩的前夫有些怒火万丈，就说要回中国亲自说服小妮，而且要带着苏格兰太太一起到中国。韩非看见过那个苏格兰女人的照片，大鼻子大嘴大眼睛，和一般的欧洲女人差不多。据老梁讲她是格拉斯哥人，是流浪者队的球迷，每周都要看流浪者队的比赛。老梁在学校时是系里的体育部长，还是系足球队的主力前卫和队长。老刘和老姜是踢后卫的，他俩如今和小韩在同一个系里任教。

读书的时候，老梁就是小韩的男朋友了，韩非和另外两个男的都很羡慕老梁能把校花插在自己的胸前。老刘老姜和韩非没少找老梁的麻烦，当然也只局限于朝老梁屁股上闷几脚足球。出格的事是不能做的，至于第三者插足之类更是想也不能想的。这并不是他们多么纯净，完全是时代规定了不同的道德标准，他们都是一些守规矩的人。

许多年之后才知道老梁并不那么守规矩，他憨厚的样子把所有人都给骗了。这家伙年纪比他们几个要大七八岁，伙伴们都信他，

他一边跟人们讲传统道德和纯真的爱情，一边找空子把小韩给干了。老梁利用放暑假宿舍里人少的机会，就在女生宿舍里把小韩干了。虽然不能算彻底强奸，但至少小韩并不那么情愿。哪里有百分之百情愿的？在他们年轻的那个年代，不强烈反抗就是情愿了。

老梁在出国之前才讲了这件事，那时候他和小韩已经离婚三个月了。他讲完这件事，韩非、老姜、老刘相互看着，每个人都从别人的目光中看出了不可言说的东西。他们都喝醉了，就是心里明白嘴打瘪的那种状况。老梁说：“大哥知道你们想什么。我并不是道德败坏的人，我只是实在憋不住了。”

三个人都笑，一边笑一边喝酒，后来都醉了。

老梁的苏格兰新太太才二十六岁，老梁这一年已经四十八岁。韩非不相信老梁有能力维持到六十八岁，外国女人可不那么容易对付，有老梁不得意的时候呢。韩非这么想有点下作，真实的情况是韩非挺眼热的：二十二岁的差距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足以让一个老男人生死不惧赴汤蹈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年龄差距。他猜自己如果能有一个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姑娘，十有八九会六亲不认杀人越货的事也干得出。这也就有可能成为老梁潜在的灾难，一个人一旦渴望得到一些有违自然法则的乐趣，收获规则之内的灾难就很难避免。

小韩把和老梁的争吵告诉了韩非。“韩非啊，你无论怎样都要找到小妮。”小韩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只能求你了，老刘和老姜都不行。他们就会说嘴，什么都干不了。”

小韩这样说让韩非很幸福，她让他感到自己在小韩眼里与众不同；更主要的是自己比老刘和老姜更受重视，因而更有机会实现年轻时的梦想。韩非知道要美梦成真首先是要找着孩子，孩子对小韩显然更重要些。韩非没理由为这个而不平，换了谁也一样。你什么都不干就想和人家怎么怎么，哪儿行？

“找到小妮，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小韩拉住韩非的手，她说这句

话时非常认真。

韩非激动了一下,然后有些不舒服,换了别人大约也不会很舒服。他毕竟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大都是这样子的。

韩非说:“你这是讲什么呢?我们谁跟谁啊?用得着报答吗?小妮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自己的孩子一样。”天地良心,这是真话。他更愿意小韩不是报答什么东西,而是出于纯粹点的动机,最好是出于某种简单的要求,不必和他一样复杂曲折,更不该因为孩子的事情以身相许。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小韩把韩非的手握在她的手里一下一下晃动,“为什么为什么……”她的手又软又凉,带给韩非的是心里一热一跳的。

他想告诉她为什么,但无论如何说不出口。四十几岁的人说爱你自己先就受不了,根本原因是这个年纪的人更想着和肉体相关的生活。虽说爱的前提是肉体,但你把这样的话说给一个女人听,基本上要被指控为色情或者兽性,你最终什么都有可能得不到。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时候他什么都不说,摁倒了扯开身上的东西把事情干了,也就是表达爱了。问题是男人在这种时候也要做骑士状,什么都不会干。

离开小韩的家,韩非就去了前边提到的那个城市。

韩非选择它是有理由的,这座城市在最近几年里发展很快,市长曾经指示过有关部门:不要乱抓乱罚,招商引资需要有钱人,有钱人免不了有特殊要求……反正就是要创造出良好的软环境。在全国大规模扫黄打黑的运动中,这个城市依旧有一块不被惊扰的去处,大部分惊弓之鸟都拥挤到这个地方;同样,大部分有钱人和小官僚们也在晚上来这里。

韩非来这里主要是要寻找小妮。他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官僚,没有这些东西的男人也只能看一看或者听一听。如果运气稍好,也可能有那么一回两回艳遇,那只能请上帝帮忙了。

政委把照片交给一个穿便衣的小伙子，说：“给你二十四小时，替我把城市翻遍了，一点线索都不能遗漏。”

小伙子看了看照片，说：“政委放心吧。”他又看了看韩非，“韩老师，你别抱太大希望哟。”

韩非说：“心到佛知。我有这个准备。”

政委请他吃晚饭，还有刑警队的副队长和当地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他们喝了许多酒，回宾馆之后他很快就睡了。应该说，他并不像寻找失踪的人那样心急如焚，他的焦虑肯定是有限的。他猜同吃的几个人也看得出来，否则席间不可能笑声不绝。如果小韩看见他们喝酒的样子，百分之百要怀疑他是不是真心帮她。韩非的确是真心帮小韩，但她也应该知道小妮终归不是他的亲人。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小韩满意，小妮也应该理解这个。

韩非不知道刑警是怎么查询的，但他相信他们会很有效率。人们看过影视剧也读过探案小说，大致也能猜得出他们怎么干：拿着照片找线人或者关系很好的老板，很快就能知道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出现过了。

第二天早晨，韩非被政委从床上拖起来。“还别说，有线索啦。你运气算得上一等了。”

韩非马上精神了：“她在哪儿？”

政委一屁股坐到床上。“已经离开了。”

“回省城了吗？”

政委说：“你听我慢慢讲给你听好不好？”

小妮是和有一个有南方口音的人离开的，一个小姐说这个男人似乎是云南人，不是昆明就是玉溪或者曲靖的，做云南烟的生意，他具体都和小妮谈了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和烟贩子住了一晚之后小妮就没了。那个和小妮要好的女孩子在火车站看见了小妮，小妮正和烟贩子在一起。

“十有八九是去了云南。”政委说。

“最好还是报警吧，这孩子未成年，警方有充足的理由立案侦察，眼下这个找法，难。”政委说。

政委说的没有错儿，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没有警方那样的办事效率，要找到小妮比大海里捞针还难。韩非把这个想法跟小韩讲了，但小韩根本不同意。

“这不行，不能报警。”小韩直瞪着墙壁，“小妮不是那种胡来的孩子，她不可能跟一个陌生男人走的。”

韩非说：“现在不是给小妮写鉴定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她找到啊。”他有些生气。

“我知道我知道，但还是不要这样做。”小韩转过脸看着韩非，“你不是要去大理和丽江吗？去吧！顺便找一找小妮。你肯定有办法的，就你有办法。”

韩非说：“我没你说的那么有能耐。”

“你是不答应了？”小韩的脸白了，她没有发火的意思，相反，她的目光里都是无助和绝望。

韩非说：“我答应，只是……”

小韩一下子抱住韩非，“没有只是，你答应就行。”她没有要亲热和以身相许的意思，她只是激动。但对韩非来讲，这一抱比什么都要命，只有答应了。男人能被一个女人弄成这种样子，只能怪他自己不那么争气，如今的中年男人很少有这副样子的，他们见过的女人和别人差不多，但睡过的就多得厉害了。韩非的一个朋友就说过：“一看见中年婆子就害怕，躲到天涯海角也嫌近啊。”

韩非不能理解朋友的想法，他眼里的中年女人始终不是婆子。他根本没有福分和她们睡上一晚，连几分钟也没机会睡过。至于年轻美丽的小姑娘，他连想也没敢想，已经快成老头子啦。

韩非收拾好行装就上路了。

离开家之前，他还真有那么一点依依不舍：他刚刚认识了一个

做记者的姑娘，她第一次到韩非家就有那么一点女主人的样子——她进屋之后先是四下打量一会，然后脱掉皮鞋。她脱鞋的架势让韩非眼熟，他的前妻就是这样子脱鞋：一只脚踩住另一只鞋的后边，脱下一只，再用另一只脚做同样的事，两只鞋就这样都脱掉了。女记者光着脚（当然穿袜子的）走进客厅，坐到沙发上，“给我一杯水。”

韩非马上给她倒了一杯水。

“我就喜欢喝冰水。”她很满意地喝一口。

韩非说：“我不行，喝完这种水就坏肚子。”

她看了看韩非，似乎要从他身上找出病因，然后说：“坐啊！你干吗傻站着啊？”

韩非一边坐下一边说：“想看看你还需要什么。”

她说：“那也用不着站着啊。”

韩非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傻笑了一把。

他并不认识这个叫徐红的姑娘，她打电话给韩非的时候让他猜她是谁。韩非没法子猜得出，弄得自己像一个情种似的，左一个右一个都不是，还泄露了一些隐私。后来她告诉韩非她叫徐红，他还是不知道徐红是什么人，她就告诉韩非在哪天哪次会议上认识的。韩非还是记不起来，但假装记起来了。

见到徐红之前韩非很担心她是一个丑姑娘，在此之前主动和他联系的姑娘没有漂亮的。她们似乎要比赛争夺最丑，韩非担心徐红也是这支小分队的一员。当她出现在面前时，韩非几乎就要高歌一曲了。实事求是讲，徐红太普通了，但不是那种丑陋的。这已经足够了，对韩非来说奇迹产生了。他想苦日子熬到头了，韩非不可能不呈现出某种痴呆状的。

韩非舍不得离开家，并不是因为已经离不开这个徐红，他只是想弄清楚她想干什么再走。他一直不清楚徐红找他想干什么，她一会像女主人那样支使他干这干那，一会又像情人撒娇那样跟他横眉立目。她会冷不丁地尖声斥责他几句，这种时候他的头就要涨痛。

韩非落下这个毛病也是因为和女人吵架，一听见女人尖声大叫就头疼而且想睡觉。徐红这样子也让他的眼睛睁不开，就把自己这个毛病告诉了她。

徐红说：“真是不可思议。”

韩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样子。”

徐红说：“和你相处一定非常不容易。”

徐红大约有一百六十六公分高，如果不是有一点肚子，她的身材算得上不错。韩非能想象站在那里没有肚子意味着什么样的曲线，一旦不穿什么东西，“一点肚子”就会相当显眼，或者说很吓人。韩非一直想和徐红干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但那“一点肚子”总能在她欲火腾空的时候使他冷静下来。

韩非不知道徐红怎么想的，她有时候无缘无故地笑，有时候无缘无故地生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打他两下，有时候无缘无故地拥抱他一下子。一直到韩非离开，徐红还是让他摸不准路数。

韩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上路的。

从沈阳到昆明一共用去了五个小时，飞机中间在北京停留了四十分钟。在机场的书店里买了一本云南省地图册，他希望对云南省有一点平面印象。这已经是老习惯了，每去一个地方他首先要在地图了解它。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很快进入情况，更主要的是不容易被当地人糊弄。

对云南，其实谈不上陌生，十几年前他就这样只身去过那里。韩非在滇西北转了两个月，对大理和丽江一带算得上熟悉。韩非希望这一次能在大理见到那个叫杨春花的姑娘，她今年大约有三十岁了。

三十岁的B族女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韩非是在周城的扎染作坊认识这个姑娘的。

杨春花是韩非认识的姑娘真实的名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十几年前的云南还没有“小姐”，韩非认识春花可以说偶然也可以说

机缘。

他知道杨春花已经结婚了,但现在有几个孩子就难说了,计划生育的限额对少数民族是网开一面的。

一个有了很多孩子的三十岁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也是冬天。冬天的大理比昆明要冷些,但比起东北来就是春天了。韩非住在大理的洱海宾馆,记忆中二十八元钱就可以包租一个带客厅的房间。还有一个记忆是竹子地板,踩上去有一点弹性但没有吱吱嘎嘎的声响。从窗口可以看见苍山的顶端,还能看见洱海一角。早晨的苍山被洁白的云雾缠绕着,一直到正午时分才能显现出藏青色的山峦来。

选择这样的去处让他满意,他可以十分投入地写自己的那本书。四周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也能听见笔尖擦纸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日子也会产生许多无法述说的寂寞。十几年前的大理是很难排除寂寞的,如果不是有了好运气,十有八九会把那本书写糟的。

韩非在一天中午去了周城。旅游观光的事他一直没有什么兴趣,到了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呆在宾馆里,躺着或者做些案头的事。去周城实在是因为寂寞,也就是想找个什么人呆那么一会儿,准确讲最好找一个女的呆那么一会儿。没有进一步的狼子野心,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能有一个女的肯陪你呆那么一阵子就已经很伟大了。

对周城的扎染作坊感兴趣完全是因为杨春花。

当韩非看见穿帆布工作服的杨春花围着高大的木锅走来走去时,就很难离开了。

韩非在作坊的一根大柱子旁边坐下,那里有半人高的台阶,仿佛有意留给他坐的。他坐在台阶上慢慢地抽烟,然后像模像样地拿出白纸本子画什么速写。他的绘画能力很差,但总是忍不住在特殊的时候拿出来装蒜。

扎染女工虽然穿着工作服,但依然遮不住很动感的身材。她走路的时候总会使腰间的衣服呈现出空旷,还有很紧凑圆润的屁股。那是让人有联想空间的走法,尤其是一蹶一蹶的乳房让半敞的工装扇动不已,简直差一点让韩非的身体也要跟着一蹶一蹶地扇动不已了。

韩非装模作样地画她,后来她说她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知道他一直在注意看她。她猜测他是在给她画像,有许多画画的人都画过她。这让韩非有点沮丧,他并没有什么创新,完全是从同一个地方踩进了同一条河流。但不管怎样杨春花毕竟和他走到了一起,仅仅从这一点来说,人类这种事的确用不着太过独出心裁,至于是不是踩在同一点上,更用不着去理会。

她走到韩非跟前时,韩非真的在画。

“一点都不像,我可没那么瘦。”

韩非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就看见姑娘拧着眉头歪着脸看他放在膝盖上的速写本。然后她又歪着脸看他,韩非差一点就从台阶上翻倒了。她有一张清秀得跟洱海水一样的脸!韩非知道这个比喻是愚蠢至极,但那的确是他当时惟一能联想的东西;还有一对黑亮得洱海水一样的眼睛,这同样是他惟一能联想的东西了;还有洁白光润得像洱海,不,不不,是像苍山白雪一样的牙齿。有些胡说八道了,他还根本没见过苍山白雪的模样呢。换了别的男人,一个寂寞得四处乱窜的男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他想自己用不着为这个批判自己。

韩非说:“这是突出你的特点。”

“我的特点?我的什么特点?”她笑了,很顽皮的样子,男人都喜欢女孩子这样子。韩非也是。

“你有非常美丽的身材,只是被这身衣服湮没了,我就是想还你本来面貌的。”韩非的口齿稍微清楚了一些,这是好兆头。

她上下看了看自己,脸突然红了,她瞪了他一眼,说:“你真

臊……”转身就离开了。

他知道她为什么讲这个，换了北方姑娘就说“你真流氓”或“真色情”。云南人说“臊”。

韩非站起身跟着她，她在大木锅之间穿行，他也是。这种作坊几乎看不见其他人，他们一前一后慢慢在木锅之间走着。

“你跟着我干什么？”她说，用当地的方言，其实是说：“你跟着我做哪样？”转成普通话就是“做哪样”。

他说：“我被你吸引了，不由自主的。”

她站住，转过身来直视着他，笑了，“你真臊！”他猜这句话是不该用省略号的，她说得斩钉截铁，几乎是从牙齿缝隙间迸出来的。

韩非说：“随你骂我吧，我真的不由自主。”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她小声说。

韩非说：“我认识你，有一百年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肯定红了，为自己能讲出这种矫情的话脸红，比当街脱裤子还要难堪。

这时候她的脸也红了，看了他两次，说：“你太会说了，我爱听。”这一次她没有笑。

韩非把那幅画了大半的速写递给她，“我真想在大理有个朋友，你愿意吗？我不是坏人。”

“坏人又咋个？”她说。这句话用不着译成普通话，谁都听得懂，她看了看那张纸，“你为什么来大理？旅游吗？这上边是你的电话？”

韩非说：“我只是想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可以见个面吗？”

“这不是已经见了么？你还要咋个？”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带着笑容的，他差一点又晕了。

他说：“我希望能真正单独相对。”

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太绕了。”

他说：“就是说真正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是这种地方，随时会